

金時習之屈騷情結^{*} ——以楚辭意象受容爲中心

李暢 賈捷**

- I. 緒論
- II. 金時習對屈騷的推崇
- III. 《梅月堂集》中的楚辭意象
- IV. 結語

I. 緒論

楚辭氣往饒古、驚采絕艷，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難與並能的地位，影響至東亞、歐美。因此，楚辭與韓國古代文學創作的關聯，也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就朝鮮朝詩人金時習對楚辭的受容而言，其文學作品中尊屈思想的研究是楚辭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結合已有研究成果，我們發現，目前學界相關研究方向可分為三類：

其一，基於金時習與屈原兩者的生平、品性之比較，探索兩位詩人在相似時代背景下詩文創作趨同的原因。如吳紹釗《屈原與韓國詩人金時習之比較》（2003）從文化影響、文化接受等角度介紹金時習對屈原精神的推崇過程；朴承姬《15世紀朝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韓國楚辭學研究”（項目批准號：16CZW016）、南通大學大學生創新項目“朝鮮王朝初期的楚辭收容”（項目編號：2020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 李暢，南通大學文學院在讀生，專攻比較文學研究。賈捷，南通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從事楚辭文獻學研究。

鮮朝文人楚辭接受研究》(2011)闡述金時習接受屈騷的基本動因，以及韓國古代文人接受楚辭文學的一般規律；李姝雯、徐毅《世雖雲遠，如接音響——論朝鮮文士金時習的屈原情結》(2014)分析金時習的生平品格以及其效仿屈原的出發點。

其二，金時習擬騷類作品研究。如牛月賀《金時習“擬屈原詩”研究》(2012)以金時習擬騷詩與楚辭的異同為研究對象，分析其擬騷創作的現實基礎；張佳《朝鮮時期擬騷賦的文體形態與情理內涵》(2017)部分涉及到金時習借騷體句式表意的創作手法，以及其擬騷作品中象征意象的研析。

其三，金時習對屈原及楚辭受容的整體研究。如李昌龍《梅月堂의 屈原受容樣相》(1984)圍繞《梅月堂集》與屈騷、《梅月堂集》的視角、語句上的受容等進行研究；金蓮洙《梅月堂詩애 나타난 屈原 思想의 受容樣相》(1992)主要研究金時習因受屈原思想影響而在詩中體現出道德的合理性、憂國衷情、義憤與現實改革、幻想的傾向等內容；金保京《김시습과 남효온, 추방된 비전과 굴원 초사 수용-조선전기 정신사의 한 조망대로서-》(2016)對金時習與南孝溫同在流放期間對楚辭的受容展開全面的分析。

因此，從以上研究可知，現有成果中對金時習作品本體的關注程度不足，研究論述相對較少。雖然有些學者對於《梅月堂集》的用典、詩風等展開研究，但《梅月堂集》中出現的大量意象尚待探索。葉嘉瑩在《迦陵談詩》言：“一般說來，西方現代文學批評理論中，對於詩歌方面所最重視的有二點：第一乃是意象(image)的使用，所謂意象不一定限定為視覺的，它可以是聽覺的，也可以是觸覺的，甚至可能是全部屬於心理的感覺。……從西方文學理論‘意象之使用’一點來看中國舊詩，乃是大可一試的欣賞的新角度。”¹本文以為，意象作為文學創作的基礎概念，對研究作品本身及作者的創作動機具有重要作用。《梅月堂集》意象數量龐大，然其中不乏一些效仿楚辭或與屈原相關的意象。故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特將此類與楚辭相關的意象列舉歸類，擇其精要審視考論，以意象為出發點，探索其詩文不言之蘊，管窺金時習創作的最原始情感。

1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82。

II. 金時習對屈騷的推崇

金時習，生於世宗十七年（1435），卒於成宗十一年（1493），字悅卿，自號梅月堂，又號東峰、清寒子、碧山清隱、贊世翁、雪嶺，法名雪岑，本貫江陵，李朝初期文人。金氏自幼聰穎，據其自述可知，其出生八個月能認字，三歲便能作詩。族祖崔致雲根據《論語》“學而時習之”給其取名爲金時習。後在李季甸門下學習《中庸》《大學》，得“神童”之譽。五歲時名聲傳至朝廷，世宗听闻後便讓臣下探其虛實，《上柳襄陽陳情書》記載：“知申事抱於膝上呼名曰：‘汝能作句乎？’僕便應曰：‘來時襁褓金時習’，又指壁畫山水圖曰：‘汝又可作？’僕卽應曰‘小亭舟宅何人在’，如此作文作詩不少。卽入啓，傳旨曰：‘欲親引見，恐駭人聽。宜還授家親，韜晦教養至勤。待年長學業成就，將大用。’”²年少的金時習面對提問對答如流，世宗評價其應韜光養晦，待學有所成時必有作爲，故金氏獲賜歸家。十三歲時，師從金泮攻讀《論語》《孟子》《詩經》《尚書》《春秋》等中國儒家典籍，又在尹祥門下學習《周易》《禮記》，諸史和諸子百家，則爲不經傳授而自行閱讀。十五歲時，因母親去世，金氏便與外祖父母生活。而其爲母守孝未滿三年，外祖父母又先後去世，且父親抱病在床無法治家，其只能回到家中料理家事。之後金氏離家遊學，前往漢城三角山讀書堂定居學習。在經歷年少成名和青年時期的沉浮之後，其性格愈發沉穩，專心鑽研詩書，逐漸確立人生理想。但世事難料，世祖李瑊篡位一事，徹底改變了金氏的人生軌跡。

1450年，世宗駕崩。而文宗即位兩年即薨，年僅十一歲的端宗繼承王位。一年後，世宗次子即端宗的叔父李瑊發動癸酉靖難，勾結韓明渾、鄭麟趾以清君側之名殺害多名大臣，並控制了端宗。1455年，端宗被迫讓位於李瑊，史稱世祖。端宗被廢後囚禁在昌德宮，仍有一批忠臣跟隨，並密謀端宗復位之事，不料事情敗露。1456年，世祖下令將擁戴端宗的成三問、俞應孚、金文起、朴彭年、河緯地、李塨六人處死，史稱“死六臣”。之後世祖余怒未消，不僅宣布廢除世宗爲招賢納士而設的集賢

2 金時習，《梅月堂集》，《韓國文集叢刊》（13），漢城：景仁文化社，1973，403。

殿，也改變了李氏王朝建國以來“崇儒斥佛”的政策，大力復興佛教。從小浸染儒家思想的金時習在得知李祿篡位後，不滿世祖的倒施逆行，閉門大哭三天，後撕毀儒服，焚燒經書，削髮爲僧，四處雲遊，不再入仕。此外還有成聃壽、元昊、李孟專、趙旅、南孝溫五人亦辭官引退，終身不出仕世祖，史稱“生六臣”。

由於金時習的文采和名氣，世祖多次采用懷柔政策，試圖召其入朝，但都被拒絕。尹春年《梅月堂先生傳》記載：“上遂命召之，既至，自投於寺廁中。”³金氏便以這種方式拒絕世祖的邀請。三十歲起，在慶州金鰲山隱居六年，並修建草廬，名其“梅月堂”，其間完成韓國文學史上極爲重要的小說集《金鰲新話》。成宗即位後，金氏曾應召入京，但依然拒絕入朝爲官。後隱居在京畿道揚州郡、江原道雪嶽山等地數十年。四十七歲時蓄髮還俗，爲傳延宗族亦娶妻生子，但妻與子相繼去世，且當時士林派與勳舊派的政治鬥爭愈發激烈，金氏早已看厭官場鬥爭，選擇再次歸山隱居。1493年病逝於無量寺，享年五十九歲，謚號清簡。

金時習一生創作大量詩文小說，現存《梅月堂文集》19卷和《梅月堂詩集》15卷以及收入《金鰲新話》的5篇短篇傳奇小說。他作品風格獨特，自成一派，但文字中仍可清晰尋得效仿楚辭的傾向。其曾作《學詩》“屈莊多慷慨，魏晉漸拿煩”，坦言學詩過程中多次向屈賦借鑒。而在經歷世祖篡位、集賢殿被廢等一繫列國家動蕩之後，其在反思現實世界的過程中，逐漸與屈原堅持自我、忠於祖國的文士高尚情操產生共鳴。故之後的文學創作中，金氏多提及屈騷以抒懷，如《自敘》言：“我生千載抱忠誠，棲跡煙霞歲月更。戀國壯懷歌一闋，傷今孤憤嘯三聲。贅疣自笑無機巧，塊獨常誇少辱榮。細閱史編原諱傳，何須浪出誤平生。”⁴感歎自己忠誠愛國的情感如今只剩下孤獨憤懣的吶喊，在閱讀《屈原賈生列傳》之後將自身遭遇與屈原相比，更具壯懷孤憤之感。又，《鬼神第八》言：“屈原既不遇若主，放逐湘南，自不能陳其情志，乃托淫祀之歌，以抒忠臣不獲明主之情。冀悟君心，而終不省也。”此處金氏議論屈原不遇明君，只得托歌抒懷，四處遊蕩，這又何嘗不是其自身之寫照？而對於揚雄作《反離騷》，金氏言“堪笑偷生莽大夫，反騷千古被才誣。赴淵自是忠誠迫，投閣應遭利欲驅”，則表達了屈原投江是忠誠之舉，進而反對揚雄提倡明哲保

3 金時習，《梅月堂集》，《韓國文集叢刊》（13），漢城：景仁文化社，1973，57。

4 金時習，《梅月堂集》，《韓國文集叢刊》（13），漢城：景仁文化社，1973，106。

身的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面對時代動蕩之時，屈原雖被逐出，但未徹底放棄或沉默，即使只能在時代之外來回踱步，卻仍不斷表達自己愛君憂國的情感。金時習曾評價屈原“處世之變，其所盡力，非世間偷生幸死可及”，在面對相似的時代之變時，雖然金氏選擇了一種更為孤立隔離的避世方式，與時代徹底訣別，然其感慨憂國之情亦顯露在詩文字句中。

楚辭的代表作家除屈原之外，還有宋玉、賈誼、淮南小山、劉向、王逸等人。《梅月堂集》中也有對這些作家的評價，如《感懷（其四）》言：“宋玉《招魂》憶屈平，湘纍從此慰幽情。些辭有盡心無盡，哀思先成語不成。”此言宋玉寫《招魂》追思屈原，其作品雖就但仍詞不及意，即《招魂》難以表達宋玉尊屈的全部感情。此處雖言宋玉，其實亦暗指金時習自身。又，如《感懷（其二）》言：“側聞敬吊共忠誠，俟罪長沙漠賈生。異姓可堪辭上國，宗支那忍去王京。獻疏痛哭言何切，制賦《離騷》意未平。同是謫魂心不死，至今猿作斷腸聲。”⁵則表達出金氏對“同是謫魂”的賈誼的推崇之情。

III. 《梅月堂集》中的楚辭意象

3.1 意象之歸納

據統計，《梅月堂集》中直接提及屈原、屈子、靈均、三閭等稱謂的詩文共22篇，即《學詩》《甘泉》《憶舊》《壯志》《旅夜》《因興謾成》《詠三諫臣》《夜吟》《排悶十三韻》《感懷》《深黃菊》《和還江陵夜行途中》《美菊》《自語》《小歌》《十月初吉見殘菊寒蜂有感》《嘲二釣叟》《題剪燈新話後》《汨羅淵賦》《哀賈生賦》《懷沙賦正義》《鬼神第八》。提及“楚辭”或“楚詞”的有7篇，即《早行》《因興謾成》《詠峴山花叢》《讀楚辭》《天形第一》《擬楚辭九歌》《懷沙賦正義》。提及

5 金時習，《梅月堂集》，《韓國文集叢刊》（13），漢城：景仁文化社，1973，106。

《離騷》的共10篇，即《秋思》《聞青鳥聲有感》《感懷》《贈安生員》《掃葉》《排悶十三韻》《悲秋》《壯志》《因興謾成》《自歎》。提及《天問》的有1篇，即《題剪燈新話後》。提及《懷沙》共3篇，即《因興謾成》《楚屈原贊》《汨羅淵賦》。除上述作品外，亦有诸多诗文提及屈騷相关的意象。

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言：“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⁶指在文學創作中可以借助“象”表達內想法，使得作品蘊含其深層之“意”。因此，借“象”表“意”，用意象抒情亦是金時習作品情感內涵的一種表現方式。本文對《梅月堂集》這些意象的選擇分類是以楊萬里《答建康府大軍庫監門徐達書》為據，其言：“我初無意於作是詩，而是物是事適然觸乎我，我之意亦適然感乎是物是事。觸先焉，感隨焉，而是詩出焉。”⁷楊萬里坦言，其創作初衷便是“是物是事”之觸動。古代詩文中的意象既包括與外在表現有直接聯繫的“物象”，也包括事物本質屬性之外的感想，即“事象”。本文先將此類意象分為物象與事象兩類，之後進一步細分，根據其事物屬性，將物象分為自然象與社會象，事象分為實存象與虛擬象。又，將自然象分為植物象、動物象、環境象。社會象分為行為象、形容象、物件象。此外，本文發現《梅月堂集》還存在一類特殊意象，其效仿楚辭但融入朝鮮半島地方色彩，多出現在擬騷類作品中。

因此，本文以洪興祖《楚辭補注》為參照，統計得出《梅月堂集》中有楚辭相關的意象共106個，其中物象72個（含植物象16個、動物象7個、環境象17個、行為象15個、形容象7個、物件象10個），事象34個（含實存象15個、虛擬象19個）。統計表格如下：

6 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80。

7 王洪，《古代詩歌鑒賞辭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772。

《梅月堂集》中出現的屈騷相關意象 ⁸			
物象	自然象	植物象	杜若（4）、落英（2）、春草（10）、蘭（43）、芰荷（2）、芙蓉（7）、蕙（3）、菖蒲 ⁹ （3）、茝（2）、薜荔（3）、蒺藜（2）、蓬艾（1）、辛夷（3）、女蘿（2）、芷 ¹⁰ （3）、桂樹（2）
		動物象	猿（41）、白虎（3）、黃鵠（4）、鱉（24）、犬豕（3）、熊羆（2）、蛇（23）
		環境象	澧 ¹¹ （9）、平洲（3）、汨羅（6）、衍（6）、汀（21）、沅湘（2）、楚江（1）、蘋（17）、九疑 ¹² （2）、蒼梧（1）、郢（2）、芳洲（1）、巒嵒（7）、洞庭（9）、秋風（33）、雲霧（28）、霜露（4）
	社會象	行爲象	佩（9）、紩（3）、敷衽（3）、馳騖（2）、浴蘭湯（2）、永懷（5）、哀吾生（1）、獨醒（1）、容與（1）、懷瑾握瑜（3）、周流（4）、浩歌（4）、鬱結（1）、懲羹吹齧（3）、首丘（1）
		形容象	離披（3）、青黃（3）、沉寥（2）、洋洋（9）、塊獨（1）、耿介（3）、連蜷（3）
		物件象	嘉名（2）、桂酒（1）、規矩（8）、霓裳（4）、鼓瑟（1）、贅疣（3）、椒糈（1）、繩墨（4）、矰弋（1）、衣（9）
事象	實存象	彭咸（2）、武丁（1）、比幹（5）、伯夷（6）、呂望（4）、甯戚（2）、伍子（3）、伊尹（6）、文王（6）、伯樂（2）、堵敖（1）、褒姒（1）、妲己（1）、檀君（3）、箕子（8）	
	虛擬象	鳳（2）、羲和（2）、巫咸（2）、帝闕（3）、貝闕（1）、玉堂（6）、玄鳥（1）、東皇太一（4）、九重（6）、八柱（2）、后土（1）、扶桑（10）、朱雀（1）、咸池（1）、海若（2）、雷公（1）、山鬼（6）、東君（3）、雲霓（3）	

從以上表格可知，《梅月堂集》提及最多的是“蘭”，共43處，如《悠悠》“晚來雨過山堂靜，搔首長歌澧有蘭”，《感懷》“雨過平洲芳杜若，風來別岸泛崇蘭”，《擬離騷》“衣芰荷之焯焯兮，懷茝蘭之芳馨”皆可見金時習對蘭的喜愛。其次，“猿”提及其41處，如《哀箕子操》“鳳麟依彼枳棘兮，猿紵恣以跳梁”，《析薪辭》“鳥飛兮何枝可依，猿掛兮哀吟”等。關於“蘭”、“猿”意象將在下文作詳細介紹，

8 括號內數字代表《梅月堂集》中提及該相關楚辭意象的次數。

9 因菖蒲與昌陽、蓀意義相同，故提及此三象時皆一併統計。

10 因芷與芝意義相同，故提及此二象時皆一併統計。

11 因澧與醴意義相同，故提及此二象時皆一併統計。

12 因九疑與九嶷意義相同，故提及此二象時皆一併統計。

此不贅述。以下就一些難以辨別的意象進行具體說明。自然象中，“落英”提及共2處，即《美菊》“落英堪入三閭餐，寂寞寒姿不借春”，《深黃菊》“落英曾入靈均餐，盈把已浮彭澤觴”均引自《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桂樹”提及共2處，即《百川洞》“桂樹復連蟠，幽巖何豁闊”，《山中人》“桂樹偃蹇獸騰倚，君胡爲兮蒼崖傍”皆化用《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蟠兮枝相繚”。動物象中，“鰲”提及共24處，如《水怪》“六鰲戴山舞且抃，大鵬水擊三千里”引自《天問》“鰲戴山抃，何以安之”。環境象中，“周流”提及共4處，如《東牆下作小圃種草七八叢》“塵骨若可換，周流遊八極”源自《離騷》“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餘乃下”。行爲象中，“首丘”提及共1處，即《謾成》“半生涉江海，餘年擬首丘”化用《哀郢》“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形容象中，“青黃”提及共1處，即《丹橘》“青黃雜糅文章爛，磊落圓果朝夕翫”源自《橘頌》“青黃雜糅，文章爛兮”。“洋洋”提及共9處，如《哀箕子操》“莽洋洋之不可當，浩渺渺之無垠兮”源自《九辯》“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連蟠”提及共3處，如《詠山中草木》“偃蹇巖崖邊，連蟠緣樹杪”化用《招隱士》“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蟠兮枝相繚”。物件象中，“衣”或“服”提及共9處，如《坐溪邊石》“將製芰荷衣，紉蘭佩薜荔”，《和清節歸園田詩》“更製芰荷衣，端欲老林莽”，《小歌》“白雲青嶂寄雲蹤，芰服荷衣不負公”，《擬離騷》“衣艾荷之焯灼兮，懷茝蘭之芳馨”皆源自《離騷》“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虛擬象中，提及“鳳凰”共提及2處，如《擬弔湘靈》“鳳凰鎖籠兮，鷄鳴翹翔”引自《哀時命》“爲鳳皇作鶡籠兮，雖翕翅其不容”。此外，“楚江”“檀君”“箕子”將在下文著重論述。

同時，根據上表本文又將106個意象按“與屈騷相似之象”和“與屈騷不同之象”進行歸類，並在每類具體象中選取出現頻率較高或具有代表性的象在下文進行專門介紹。

3.2 意象之研析

3.2.1 與屈騷相似之象

《梅月堂集》有一部分楚辭相關的意象直接取自楚辭作品中且意蘊相同，本文在物象中主要選取了蘭、秋風、沅湘、桂酒等意象進行介紹。

依周建忠《蘭文化》可知，《楚辭》之“蘭”，為菊科的“蘭草”與蘭科的“蘭花”並存同行，凡言“幽蘭”，即為蘭科蘭花。¹³且其特點有三：一為楚國所生；二為貴族生活服務；三為用於祭祀。¹⁴《梅月堂集》提及“蘭”共43處，居物象之首。其蘭意象效仿屈騷所指，並在不同語句中表示不同的意蘊。有喜好濕潤之蘭，如《悠悠》“晚來雨過山堂靜，搔首長歌澧有蘭”，《感懷》“雨過平洲芳杜若，風來別岸泛崇蘭”，《登昭陽亭》“客愁聊蕩盡，時復鼓蘭橈”等，岸、澧、橈等詞寫明其近水的習性。有做浴湯之蘭，如《端午》“梅雨初晴角黍香，佳辰相喜浴蘭湯”。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草木下品》言：“澤蘭，今處處有，多生下濕地。……可作浴湯”¹⁵。古時在祭祀或大典前，以蘭化湯沐浴身體，可表對神靈之誠心。有可紉佩之蘭，如《擬離騷》“紛貫佩以薜荔兮，又重之以蘭苞”“服蘭佩茝終可惜兮”等。朱熹言：“大氏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者也”¹⁶。紉、佩等行為可見此蘭具有足夠韌度以進行藝術加工。而蘭花嬌嫩，並無復雜加工的可能。“刈而為佩”亦是佩蘭名稱的由來，指佩戴由蘭縫制的香囊香包。有芳馨之蘭，金時習在《梅月堂集》中常寫蘭的芳香，如《擬離騷》“衣芰荷之焯焯兮，懷茝蘭之芳馨”，表現出其對蘭的芳香崇拜。有似君子之蘭，如《有惠斑簷鞋者謝之》“願因余懷永不忘，死生作契如芝蘭”，《感懷》“草怨王孫生古道，蘭懷公子避繁荊”等，言蘭之高潔，實為借蘭喻人。此外，與屈原不同之處如《詠峴山花叢》“清香馥馥著荔枝，君子猗蘭詠楚詞”，金氏借孔子作《猗蘭操》的故事，表達自己不得重用的感慨。《蘭文化》評

13 周建忠，《蘭文化》，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1，145。

14 周建忠，《蘭文化》，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1，117。

15 陶弘景編；尚志鈞輯校，《本草經集注輯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361。

16 朱熹撰；蔣立甫校點，《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71。

價屈賦寫蘭是為表現自己高潔好修的品質，表現楚國政治的黑暗和自身對美好理想的追求。¹⁷金時習所寫的蘭與屈賦之蘭寓意多有相近，表明了其與屈原相似的情感思想。

於此同時，金時習雲遊四處，作品中多次出現例如秋風、雲霧、霜露等氣候意象，且感情色彩與楚辭相似。楚辭中提及“秋風”，如《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九篇·抽思》“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九懷·蓄英》“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等，多描寫秋風蕭瑟之感。金時習提及“秋風”共33處，在環境象出現頻率最高，如《悲秋》“秋風索索動林葉，秋氣淒淒零露滴”，《途中見蘭委棄於草莽哀之而作》“秋風何撼撼，白露凝爲霜”等，秋風含有淒涼無依之意，金氏議論此象則是對屈原所遇的世事滄桑感同身受。楚辭中論及“雲霧”，如《七諫·沉江》“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九思·逢尤》“雲霧會兮日冥晦，飄風起兮揚塵埃”，《九歎·惜賢》“唉時風之清澈兮，愈氛霧其如塵”等，此處言雲霧之漂浮不定，指時局變化而置身其中命不由己的苦澀情感。《梅月堂集》中提及此象共28處，如《感懷（其一）》“江南日暮思公子，郢北雲遮怨上官”，《風雨交作俄而開霽》“風雨掩柴門，四山雲霧昏”，《憶舊》“看雲情莫展，步月思難窮”等。金時習學騷，亦借雲的變化多端和霧的重障遮蔽，暗示時局混亂。楚辭中論及“霜露”，如《遠遊》“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九篇·悲回風》“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九篇·惜往日》“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等。《楚辭章句》言：“微霜淒愴，寒慄冽也”¹⁸，指仕途困厄之境。金時習描寫此象共4處，如《悲秋》“秋風索索動林葉，秋氣淒淒零露滴”，《途中見蘭委棄於草莽哀之而作》“秋風何撼撼，白露凝爲霜”等，金氏將自身遭遇比作露水遇冷，指仕途受挫。

《梅月堂集》中提及許多與楚辭有關的江河湖泊，如澧、沅湘、楚江、平洲等意象。論及“澧”有9處，如《悠悠》“晚來雨過山堂靜，搔首長歌澧有蘭”。楚辭中提及此象，即《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據《楚辭補註》言：“醴，一作澧”¹⁹，指水涯。論及“沅湘”有2處，如《十月初吉見殘菊寒蜂有感》“還

17 周建忠，《蘭文化》，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1，118–119.

18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185.

19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65.

似三閭猶戀楚，沅湘澤畔守憂思”，《懷沙賦正義》“道途之間，見沅湘之水深廣分流”等。楚辭中亦提及此象，如《離騷》“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懷沙》“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九章·惜往日》“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等。論及“平洲”有2處，如《感懷（其一）》“雨過平洲芳杜若，風來別岸泛崇蘭”等。按《楚辭章句》言：“汀，平也”²⁰，平洲即汀州。故楚辭中亦提及此象，即《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指的是水中小洲，多長香草。論及“楚江”共1處，即《端午》“千古楚江遺恨在，些章吟罷倚筠床”。此處“楚江”為汨羅江。又《端午》一詩題目即點明主題為端午節憶屈原，“遺恨”仍在楚江中，是指屈原在投汨羅江時帶著極度苦悶的情感抱恨而死。

社會象中主要選取了贅疣、佩、紉、衣等意象進行介紹。《梅月堂集》論及“贅疣”共3處，如《感懷（其五）》“贅疣自笑無機巧，塊獨常誇少辱榮”，《汨羅淵賦》“竭忠誠而事君兮，反贅疣於江湄”等。此象源自《九章·惜誦》“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群而贅肱”。疣，通“肱”。《楚辭補註》言：“贅肱，瘤腫也。……已竭盡忠信，以事於君，若人有贅疣之病，與眾別異，以得罪謫也”²¹。贅疣本指皮膚病，此處指多余無用之人。金時習將自己和屈原共稱為贅疣，滿懷忠貞卻被時代視之多余。論及“佩”共9處，如《贈敏上人》“言和志雅佩蘭英，意高心小懷珉瓊”，《和還江陵夜行途中》“佩蘭守勁節，釣名徒自縛”等，常以“佩蘭”一詞出現。此象意蘊與楚辭相似，如《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曆茲”等。《楚辭章句》言：“佩，飾也”²²，以蘭花爲佩飾，是古代文士表現高尚人格的方式。《梅月堂集》論及“衣”有7處，如《擬離騷》“衣芰荷之焯灼兮，懷茝蘭之芳馨”。其中“衣芰荷”一詞引自《離騷》“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以芰荷爲衣裳，一指金氏潔身自好，二指其在時代背景下仍特立獨行之意。提及“桂酒”有1處，即《擬楚辭九歌》“奠桂酒兮激羽，吹龍笛兮擊鼉鼓”。桂酒作為祭祀貢品源自《九歌·東皇太一》“奠桂酒兮椒漿，蕙肴蒸兮蘭藉”。《楚辭章句》言：“桂酒，切桂

20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68.

21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122.

22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5.

置酒中也”²³。故桂酒是將作為香料的桂樹皮切塊浸泡而釀成的美酒，並非桂花酒類。

同時，在事象類中根據時間屬性，應將事象分為“古”與“今”。然部分具體意象已鮮有明顯的時間特征。故本文依照孔穎達《周易正義》言，“此等象辭，或有實象，或有假象，……雖有實象假象，皆以義示人，總謂之象也”²⁴。將“真實”與“虛構”作為事象的界定標準，主要選取彭咸、甯戚等意象進行說明。

《梅月堂集》提及“彭咸”有2處，皆與評價屈原投江有關，即《汨羅淵賦》“忍見宗國之顛亡兮，寧遠則乎彭咸”，《擬離騷》“依彭咸以爲類兮，寧江潭之終赴”。楚辭則論及“彭咸”多次，如《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九章·思美人》“獨欒欒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九章·悲回風》“凌大波而流風兮，托彭咸之所居”等。《楚辭章句》言：“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²⁵。因屈原的政治主張得不到認可，故在楚國危亡之際，他只得效仿彭咸投江以明志。楚辭論及“寧戚”，如《離騷》“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九章·惜往日》“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九辯》“寧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等。寧，通“甯”。典故“甯戚飯牛”出自《呂氏春秋·離俗覽》，指自我推薦後得到重用。《梅月堂集》提及此象共2處，如《排悶十三韻》“放歌懷甯戚，清嘯傲劉琨”。金氏在對比甯戚後，對自身處懷才不遇之境而發出感慨。

3.2.2 與屈騷不同之象

《梅月堂集》有部分意象雖源自楚辭，然其意與楚辭有別。在物象中主要選取了猿意象進行說明。

楚辭中的猿猴意象內涵豐富，如《天問》“伏匿穴處，爰何雲”，《天問·涉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狹之所居”等，描寫猿生存環境惡劣，暗喻屈原自己身處亂世，孤立一人而無志士相伴。又如《招隱士》“猿狹群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九思·悼亂》“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穀，下有兮虺蛇”等。王逸

23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56。

24 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14。

25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13。

評：“猿狹虎豹，非賢者之偶，使屈原急來也”²⁶。虎豹虺蛇皆爲貶義，則此處猿與君子對立，是諷刺朝中狡猾小人之意。又，《九歌·山鬼》“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洪興祖評：“猿啾啾者，讒夫弄口也”²⁷，此处猿啼指讒言。相比之下，《梅月堂集》論及“猿”共41處，多側重在猿哀，如《感懷》“同是謫魂心不死，至今猿作斷腸聲”，《詠三諫臣》“若使先生遭盛世，汨羅應欠斷腸猿”等。金時習賦予猿猴感性情感，符合古代文人對猿具有人性美的推崇，且金氏提及哀猿鳴是表達對屈原的悼念之情。故楚辭中的猿猴象具有多種審美內涵，而《梅月堂集》中的猿猴象意蘊較單一。

此外，事象中亦有東皇、檀君、后土等意象需要說明。屈原作《九歌·東皇太一》表達對東皇的讚頌之情。而對於東皇太一爲何神，從古至今各有分論。王逸言：“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²⁸，認爲東皇是東帝，洪興祖《楚辭補注》與朱熹《楚辭集注》亦承襲此說；馬其昶《屈賦微》則言：“隆祭祀事鬼神，慾與邀福助卻秦軍”²⁹，認爲東皇太一是戰神；聞一多《東皇太一考》言：“太一便是伏羲的化名”³⁰，認爲東皇即伏羲。《梅月堂集》論及此象共4處，如《雜吟》“東皇不捨山家地，均使青黃各得春”，此東皇能讓各式土地都恢復春色，則金時習筆下的東皇應爲春神。屈原在《天問》提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對天有九重八柱的說法提出質疑，體現其探索和富於理性的批判精神。而金時習擬騷創作時提及此二象，如“上九重之沉寥兮，下八柱之義摩”，則是爲體現其神遊之無垠。

楚辭中提及“后土”，如《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澆”。《楚辭補註》言：“后土，地也”³¹，此處指的是土地。而金時習擬騷作《擬楚辭九歌（其三）》表達了對后土的贊美，此處后土指土地神。金氏言“戴九曲兮嶷嶷，養黔蒼兮

26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233.

27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81.

28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57.

29 屈原著；馬其昶注，《屈賦微》，臺灣：廣文書局，1963，10.

30 聞一多，“東皇太一考”，文學遺產，1980(1)，5.

31 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188.

萬國。……雨我畎兮公私，露溥溥兮禾穠穠。庶民豐殞兮酒醴馨，神永依兮赫靈”等，不僅歌頌了土地神的偉大，也為豐收而祈福。《史記·孝景本紀》言：“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³²。又，《周禮·春官·大宗伯》言：“王大封，則先告后土”³³，可知對土地神的祭祀活動早已有之，且土地神是祭祀神靈中地位較高者。楚辭中提及“箕子”，如《天問》“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惜誓》“比幹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發而佯狂”，皆言因紂王無道，作為人臣的箕子無能為力，只得裝瘋以抒己悲的痛苦之情。而《梅月堂集》論及“箕子”共8處，如《箕子贊》“至今東方禮俗之盛，始於箕子”，則記錄了箕子東渡開化朝鮮半島之事。《漢書·地理志》曾記：“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³⁴。箕子設立的“犯禁八條”，成功將教化禮儀帶入朝鮮半島。《朝鮮世宗實錄五禮》稱箕子為“後朝鮮始祖箕子”³⁵，始祖的稱呼為箕子獨尊，甚至“一直到世宗年間檀君的祭祀都是從屬和比附箕子的”³⁶，可見箕子在韓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極高。

此外，金時習在《擬楚辭九歌（其一）》論及檀君。此象雖未出現在楚辭中，但作為金氏擬騷作品中的意象，具有強烈的異域色彩，故更見其對屈騷的受容。檀君即傳說中檀君朝鮮的建立者，據《三國遺事》記載：“昔有桓因，庶子桓雄，數意天下，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視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間，乃授天符印三個，遣往理之。雄率徒三千，降於太伯山頂（即太白，今妙香山）神檀樹下，謂之神市，是謂桓雄天王也。……熊女者無與為婚，故每於檀樹下咒願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號曰‘檀君王檢’。以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都平壤城，始稱朝鮮”³⁷。金氏詩歌開篇言：“帝子降兮香峰，熊虎嗥兮毛鬚茸”，便是對檀君生平的介紹。又言“檀君來兮阿丘，……明酒兮犧尊，燔黍兮捭豚。擊缶鼓兮吹卷蘆，奠羞菲兮心愉愉。公尸喜兮顏酡，羌屢舞兮僕僕。靈降福兮穰穰，塞歡樂兮無疆”，將檀君按《三國遺事》所言視

32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465.

33 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84.

34 班固，《漢書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1658.

35 《朝鮮世宗實錄》卷128，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61，176.

36 孫衛國，“傳說、曆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曆史之塑造與演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24.

37 一然，《三國遺事》，漢城：弘新文化社，1995，26.

爲山神，描寫百姓大辦祭祀活動的場景，表達了其對檀君的虔敬之情。

IV. 結語

自古以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屈騷在傳入東國的過程中，備受朝鮮古代文士的推崇。金時習作爲學習屈原的代表，他對屈騷的受容是目前楚辭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金氏曾感慨“世故屢多變，惻惻傷我心。……天如使不鳴，立言要後知。”³⁸其身處在時代湍流中，無法施展輔佐明君的政治抱負，只得立言抒懷。且此般立言不爲取得功名，只爲諷議時事，警示世人。故金氏文學創作的情感出發點與屈原多有相似。金時習的文學作品題材眾多，範圍極廣，如山川河流、樹木花草、雲遊夢行、詠物詠人、說理抒情等。正如李珥《金時習傳》言：“磊塊慷慨之胸，無以自宣。凡世間風月雲雨，山林泉石，宮室衣食，花果鳥獸，人事之是非得失，富貴貧賤，死生疾病，喜怒哀樂，至於性命理氣，陰陽幽顯，有形無形，可指而言者，一寓於文章。”³⁹可知金氏取象用象，強調情生境象、境象含情，即詩文所蘊之情藏於意象背後。

因而，《梅月堂集》出現的大量屈騷相關的意象仍有待深究，故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統計得出《梅月堂集》中共出現106個與屈騷相關的意象，提及“蘭”象共43處，居於首位。之後按照意蘊內涵將這些意象進行分類，又可分爲與屈騷相似之象和與屈騷不同之象。雖然其中有部分意象的內涵因時代變遷和文化差異而產生寓意變化。但是，這106個意象不僅是金時習個人對屈騷推崇的佐證，也是楚辭在槿域受容情況的集中表現。

38 金時習，《梅月堂集》，《韓國文集叢刊》（13），漢城：景仁文化社，1973，99。

39 金時習，《梅月堂集》，《韓國文集叢刊》（13），漢城：景仁文化社，1973，59。

参考文献

- [1] 《朝鮮世宗實錄》卷128, 漢城: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 1961, 176.
- [2] 班固, 《漢書地理志》, 北京: 中華書局, 1982, 1658.
- [3] 洪興祖, 《楚辭補注》,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5、13、56、57、65、68、81、122、185、188、233.
- [4] 賈捷, 《韓國楚辭文獻研究》, 首爾: 寶庫社, 2017.
- [5] 賈捷、許敬震、周建忠, 《韓國楚辭文獻集成》(上中下), 首爾: 寶庫社, 2018.
- [6] 金蓮洙, “梅月堂詩애 나타난屈原思想의受容樣相”, 關新語文研究(第9輯), 1992.
- [7] 金時習, 《梅月堂集》, 《韓國文集叢刊》(13), 漢城: 景仁文化社, 1973, 57、59、99、106、403.
- [8] 李昌龍, “梅月堂의屈原受容樣相”, 國語國文學(第91輯), 1984.
- [9] 劉勰著; 詹瑛義證, 《文心雕龍義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980.
- [10] 羅建新, “楚辭意象之構成考論”, 上海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 2010.
- [11] 屈原著; 馬其昶注, 《屈賦微》, 臺灣: 廣文書局, 1963, 10.
- [12] 司馬遷, 《史記》, 北京: 中華書局, 1959, 465.
- [13] 孫衛國, “傳說、曆史與認同: 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曆史之塑造與演變”,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5), 24.
- [14] 陶弘景編; 尚志鈞輯校, 《本草經集注輯校本》,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4, 361.
- [15] 王弼注; 孔穎達疏, 周易正義, 北京: 中華書局, 1980, 14.
- [16] 王洪, 《古代詩歌鑒賞辭典》,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 772.
- [17] 聞一多, “東皇太一考”, 文學遺產, 1980(1), 5.
- [18] 楊會敏, “朝鮮朝‘異端派’詩人金時習的漢詩論析”, 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南京郵電大學, 2012.
- [19] 楊天宇, 《禮記譯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284.
- [20] 葉嘉瑩, 《迦陵論詩叢稿》,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82.
- [21] 一然, 《三國遺事》, 漢城: 弘新文化社, 1995, 26.
- [22] 周建忠, 《蘭文化》, 北京: 中國農業出版社, 2001, 117-119、145.
- [23] 朱熹撰; 蔣立甫校點, 《楚辭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71.

Kim Si-seup's complex of Qu Yuan and ChuCi - centering on the idea-image and acceptance from ChuCi

Li Chang, Jia Jie, Nantong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China has had frequent cultural interactions with the Korean peninsula. When ChuCi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Yi dynasty, it was highly praised by intellectuals. As a paragon to imitate Qu Yuan, Kim Si-seup's acceptance of ChuCi is an essential aspect of ChuCi 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 and meanwhile, a large number of images related to ChuCi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 remain to be further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es of other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re are 122 images related to ChuCi in Maewoldangjip. What impressed readers is that the image of "orchid" is mentioned 43 times. These images are class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nnotation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images similar to the intensions of ChuCi and images different from the connotations of ChuCi. These 106 images are not only the evidence of Kim Si-seup's personal praise for Qu Yuan and ChuCi, but also the concentrated performance of ChuCi's acceptance in the Joseon dynasty.

Key words: Kim Si-seup, ChuCi, Image, Maewoldangjip

投稿日期: 2020.4.29

审稿日期: 2020.5.4-5.14

确定刊载日期: 2020.5.26